

少  
室  
山  
人  
集

少室山人集卷二十一

河南楊本仁

文

明贈太師端肅馬公祠重修記

嘉靖丙申 蜀藩訟閭臣不法者于

朝仁與顧給事存仁者奉

命如蜀訊焉已乃由華陽放舟東下將以摶月三  
峽犯灔澦瀕瀾吊楚魂觀漢壘覽千古江山之勝  
流百代英雄之跡也險乎壯哉抵重慶遇吾鈞  
陽馬鴻臚者來況予曰噫先生不知邪茲吾先

太師端肅公謫戍地乎往

純皇帝時先太師以遼東故忤權璫直而不協我  
公者又賂直而媒蘖之一言而成市虎由是權  
重譴居無何故歸歸又無何復起而柄政又若  
千年而沒沒之年渝之人士爲屋而樹之樹可  
林也越幾何時而吾鄉張南溟鯤來督學解帶  
易材而恢廣之迄於今又幾何時此天倫之所  
疚心而無日忘西嚮者也幸際

聖天子以一九廟告成

詔天下天倫叨備一使來陝蜀便道展省良慰平

生雪涕祠下仰吁俛咄孝子慈孫之心若見其  
有遺慮焉者於是乎巡撫張西野公監察陸玉  
洲公檄郡使重葺焉曰闡風教者崇名賢而撫  
公之意又曰室無人易壞於是乎僉卒司守以  
時蠲除而天倫之意亦曰人無賴焉中將廢於  
是乎買田若干畝以供歲時香火餘以給守者  
而其守富公欣然任襄事曰是固吾渝人之首  
義者雖微憲檄猶將振廢修禮以示無怠義于  
百姓成都守邵公又伐山爲碑期紀載其事曰  
猗嗟公先朝典刑微茲永圖來葉焉徵於乎

美矣先太師何以得此於諸君子哉天倫雖不  
肖敢不拜況今其石固在而工皆檜槧待鑄天  
倫不勝其先人之故敢以勞執事夫峽艤一開  
駛如奔馬此百年一時也先生豈有意乎嗟乎  
端肅公天下之名卿也我

明社稷之臣也而又吾鄉之先哲予小子其苟能  
辭夫祠所以昭思也有功於民則祠之而渝固  
公之戍遊地云仁嘗聞辛酉之歲虜酋火篩寇  
大同威遠勢甚猖獗人情洶洶輦轂震動士大夫  
至有遷家以逃避者

敬皇帝倚注我公一朝三宣公時左足一窺燕雲  
土潰矣而乃謀猷內決百家弗搖持重以鎮人  
心掄將以紓上意尋無遺矢亡鏃而虜首遁  
去京師翕然以定當是時公之功在社稷夫銓  
曹也者風天下之太機而理亂之所由出也惟  
良斯拔則慝僅爲良一競者得之士則淪胥以  
競公爲冢宰獎倍抑躁爲官擇人鑿鑿乎不誅  
美誅用不采名采實故一時布在庶位者彬彬  
乎卓有成蹟而弘治熙太平寧之理効爛然獨  
掩爭本朝當是時公之功在天下公之巡撫

陝西也日夕節制三邊日又夕凡山谷阨塞醜  
虜情僞軍糧盈縮兵馬精艱將領材劣勇怯無  
不周諳會羽檄一至輒折衝樽俎謀無再發故  
能順指羣率辟運三垂以著蔡本兵者若干年  
裔夷申夏威神富韓兒童走卒能誦司馬當是  
時公之功在四夷而祠之渝渝固公之戍遊地  
云仁於是未嘗不斗傾巖企而嘆先達之莫及  
也曰嗟乎君子不以死生富貴動其心而後足  
以任天下之事問諤得喪弗貳焉者而後足以  
立其身方公之在茲所也日與蜀士考德問業

了無芥蒂故其言曰貴而驕華袞爲罰抑畏以  
自飭雖斧鉞爲溫况窮達由命予奪在君一譽  
一毀一榮一辱又有生恒態雲浮漚結掉頭俱  
空存之祗自嗤耳嗟達識哉達識哉天下之物  
又有能加于公者哉辟之溟渤百川赴之而不  
不盈霆擊觸擊而其波輒難起也數尺之磯小  
激之怒山谿之水夕至而朝沒矣故知公者不  
觀于國而觀乎渝渝

明主授梯之辰若爲公大受棹旌之地乎渝之祠  
顧兩漢哉岷江巴峽祠與共遠是則不能不望

于渝之人而又不能不望于渝之守巡撫公名  
翰直隸順天人監察公名琳浙江平湖人邵名  
經濟杭州人富名好禮直隸松江人

夢言

丁酉歲正月廿七日予時在郢錄蜀道紀行詩  
完業已戒工將明日成帙夜夢三人者眉宇軒  
軒曳長裾邂逅道路譏評予詩二人駢肩於上  
一人南去十步餘俱路之西各東向立予路之  
東西當三人之間立其上右立者一人遽曰予  
笑曰君詩旨視佳邪如某句云云吾豈參若句

邪左立者應聲曰如某句云云吾豈參若句邪時解所誦爲予詩中一聯予心覺慚而色氣未下應之曰此句何不爲可南立者亦目予笑欲言弗言有然二人之色予故扣之曰外此豈無一佳者若屬胡短予深邪其人出尺牘閱視旋搖首答曰無一佳者乃絕道過予持所視牘示之曰張文受韓退之名詩也君顧弗若人者足邪予心自念曰見韓詩張詩未見也視所示牘首刺張文受名文受後恍惚不可識第見墨點盈牘謂皆古名家姓氏篇數云與俱南行數十

步折而東彼復南去予獨北鄉一巷泥淖沒胫  
垂東一路稍稍可著足然地僅數寸非有所倚  
著莫能窺左足而輒前者忽一人荷擔立泥中  
予欲假所荷擔行顧其擔重大非一手所能勝  
乃其人豎擔就予自持行予左扶而北須臾出  
巷爲四通大衢予立衢中袖取一錢授荷擔者  
曰以報爾其人少之加至四錢笑置掌上去予  
即覺覺而忘其所誦句亦未省張文受者爲誰  
神飄飄猶未平移時乃定少室子曰嗟嗟是豈  
不可怪邪予錄予詩也垂斷手而輒感若夢

何邪豈古名賢憫予閭劣左陷外道默誘予衷  
導其所未至邪陰示嚮往之途而翼之行邪顧  
予不足以致是也不然弗識體裁罔諳聲律信  
手落筆謬自詭曰詩詩歌歌不幾乎敝帚千金  
之敝乎又惡怪姑鬼抑揄邪嗟嗟是又豈可不  
大省邪

明處士李君配杜氏合葬志銘

正德己巳某月日處士李君者卒業葬杞之南  
原已葬二十有八年爲嘉靖丙申夏四日厥  
配孺人杜氏亦卒卒之相雷電晦冥雨霖霖如

注田父老率惶怖至相勞問曰嗟是何異邪已  
而聞孺人計異之其孤夢麒麟者於某年月日啓  
處士竈遷於白丘新兆合葬焉葬之日

陰靈

黯黮

蔽天烈風獵獵拔木由是人益異之遠近轉相

嗟誦咸知有杜孺人云咸知孺人爲處士侍亡

者如千年云按吳孚狀處士姓李氏諱瑤字信

之祥符人也而家祀者累葉矣父廣寧鄉巡檢

廣父殷殷父哲廣四子處士行二生而頑面豐

鬚磊落貞氣行行不下人顧善解紛赴人之急

如不及少嘗從鄉先生學長乃棄去農於虎岡

之野曰璿豈咷咷章句人邪然頗涉典墳顧又慕尚儒士儒生賢而嗜學者輒傾心結之夢麒麟時在髫髻時時拊其首嘆曰嗟兒長能齒士乎不邪一日孺人叩故處士慘然爲間曰嘗聞之吾先燕人也而不知燕何人也姓呂氏緣兵而徙籍祥符緣水而徙家杞焉耳呂氏之祖有顯者以言被戮上尋悟其忠悔之命以金象其首葬焉故時相傳謂之金頭呂家云嗟嗟呂李不審何自而失之迄今葉邈聲逖源流莫滋俾先人風烈與日俱沈豈非爲之子若孫者率不學

之罪邪言之乃捋鬚大嘯呼酒酒至酣輒恍慨悲歌已復拊兒首語曰兒長乎長乎孺人曰君日夜望兒長何不助之使長不見卉木乎溉之則易生乃處士則顧又捋鬚笑曰汝謂子不可溉邪積德行往是溉子孫之道也亦深根固蒂之理也君子曰李氏可謂善殖子者矣有以溉之百不爲多一不爲少以故處士之亾也孺人絕間遺搏服用躬紡績以佐孤學孤學稍訛慢即戒曰而忘汝父拊兒首之言乎願得先死見汝成名言之泣輒數行下孤用是奮劫劫匪懈

孺人百凡營致不給至廢寢食鄰媼見其勞悴謂曰嘻使而郎舍學而賈朝出而暮獲矣何渠渠若是苦邪孺人嘿然不答去乃前孤而語之曰嗟麒來使汝舍學而賈朝出而暮獲願乎孤亦默然不答孺人固賈而富孰與士而貧孤曰賈不必富士不必貧貧富非所論業業憧憧焉唯所獲爲計也郎士與賈耳孺人曰咄咄嫋言何鄙邪得無爲士人母教終身可也譖有之黃金滿簾不如一經孤雖唯於是采嚮性益力資而能立弱冠不勝衣而邁往之氣勃勃逼

人君所謂杜善業乎少室乎自古稱燕趙蓋  
亢慨奇節也云處士自以其先爲燕久好解紛  
赴急倜儻含氣豈貲其齋邦而悼世之湮疚心  
前烈非仁靡遺避孝圖克嗣者乎孺入力貧勵  
學周渝直則發哉世之紳珮鉅公忤忤焉雖利  
之訓悲乎悲乎雷風之變豈亦偶然者邪非邪  
處士生某年月日得年三十九孺人杜慶女生  
某年月日得年六十三子男一即夢麒邑學生  
娶張氏女二適鹿針一適樊榮孫男二伯生  
佛生女二幼於是乎銘銘曰有以息之無苞不

育邪有以引之何騫非伏邪及爾木之未拱會  
見丘飛煜邪

叙邑侯秋岩戴公被徵

戊戌歲太宰祇承我

后核天下郡縣之吏而徵其良將爲朝廷簡耳目  
之官以拂政也時秋岩戴公者方在杞隆隆然  
有問撻撻乎起也期報政會徵命下戒行邑學  
士大夫藏餞事而屬楊子言之楊子曰嘻不肖  
瑩瑩在疚梅梅顛顛而何言之能文吾邑之事  
諸君不知邪邑大河之南號爲劇聲琳而實影

夫聲赫則苛巨叢之而實彫焉百姓草草焉愁以奔命政之所由舛也往公之來也曰馭民者務得其適立政者貴持其會於是乎形力程施原逋根替張弛抉脫櫛棼震玩無何敝杌而政調繙井井就理無迕色無反令片磬川決一嘘而衆贓是皆諸君之所知也夫鴟鴞焉因循爲體者怙姦者也悶悶焉容養爲德者滋亂者也非靖民之道也徃公之來也曰不汰不精不威不懲故格豺者無悞擊弋隼者無緩發所攸利也其有舞智成姦機利叢毒以饑擾吾民乎若

而人唯法其有依黠蹈釁逸勤以逞陵轢爲雄乎若而人亦唯法於是乎法制峻而桀民無所逃罪辟之霆擊棓集日惴惴焉以自虞不遑是又諸君之所知也先民有言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又曰上所不爲也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焉而莫敢不懲故君子不貳而人信之無欲也而民不敢狎公貴而能貧執而疏張而不綵凝整而不迫不羨情以飾貌不誣禮以飾政不詭義以飾行爲列也而能爲溫也可近也而不可犯也是又諸君之所知也而奚予言之屬不肖

亦榮榮在茲梅梅顛顛焉爾而何言之能文僉  
自可矣政用闡矣雖有遺焉者微矣楊子曰夫  
不則敏德以允釐庶事挈綱而疏目理之善經  
乎其政之虧也以威淫也豈威克厥愛者乎勢  
也乃若徒生而無躬亦矯厲爲威焉爾矣其誰  
與屬而弗諒焉以爲民則視民不快非邪君子  
謂是政也可槩諸天下

少室山人集卷三十二

河南楊本仁

文

叙贈邑侯彬庵朱公被獎

歲己亥四月吾邑侯彬庵朱公初蒞政木未落  
也用能輯寧我民不愆于位惠問籍籍其自撫  
臺而下實寵嘉之乃各因事甄獎以風有位少  
尹氏問言於楊子楊子曰嗟公也吾觀之政振  
振乎其若之遺良者乎夫政民之圓也所攸育  
也吏政之地也所攸藉也弗藉弗育將焉賴之

令之吏察淵魚者以長厚爲侗東濕薪者謂矜  
恕爲縱飾楚檟者喟簡靜爲迂則夫隆隆焉爲  
威也者寡惠者也鞶鞶焉爲聲也者習競者也  
詹詹焉爲譖也者擿苛者也由是怙私者逸慮  
易機者殘良壯羈者售辟攜疏者遺謫蹇斷者  
媒讒莫之或省也夫我

明后御宇唯民是圖弗是之虞亦何所不逞若猶  
念之則固有典刑在詭銜豈終馭地乎初公來  
會歲侵疫百姓槁項黃職苟存殘喘公知其不  
可重擾也喟然太息曰嗟乎藥石乎梁肉乎日

肆吏天官聞宰臣謂杞劇而憐唯休養是利乃曠日湏材辱及不佞不佞敢不慎猷以生民心以徼大郵於是乎散廩弛力已責約訟輒無藝矜不給日隱隱焉以待民之起我以是知其能體

國愛民也唯是盡數遺黎不任坐逮捐瘠掉臂相煽奮棘矜假息林椒公於是乎毅然丐戎募敢邇彊擣穴曰擊隼戢鵠不當如是乎民賴是以靖我以是知其能鉏疆抑橫戡亂植治也邑實劇事紛至沓來前格而後湍如麻棼虯糾公日

日而經之月月而綜之事之理者十五六又日  
日而經之又月月而綜之事之理者十八九我  
以是知其才敏能振廢剏錯也一臺旌憲節按  
境佗邑率相視豐腥餼侈供帳僕僕焉競逢悅  
之乃公則不覩佗邑也曰供取給也溢其謂何  
夫饋之不衷民之瘠也亦今之耻也視已而不  
貳我以是知其能軌度其行不剥下媚上也仁  
聞之君子審時以立政易理以順民飭躬以定  
命又聞之水止也而物甄淵珠也而澤耀龍無  
欲也而人不能擾公外弘涵醞藉中淑淑有鑒

裁又嗜吟不劫劫華競故以易直子諒之德爲  
生聚保養之政厚其生而不困也利其用而弗  
撓也是故弗峻法以厲威也是故弗飾政以獫  
聲也是故弗刻忒以彰鑒也故曰是古之遺良  
也公公之貳也不嘗聞平日者敝邑之民扶病  
而起者荷擔而立萬目睢睢皆欲徼福于公微  
公之惠敝邑之民今日其當見于陳宋之野少  
尹氏唯唯識其言去

明故平溪徐公墓志銘

平溪徐公者其先海州人元季避亂走杞之陽

問遂家焉乃今爲杞之聞家云高大夫進洪武  
中舉明經官至廣東右布政使曾大父政文思  
院副使贈吏部主事大父紳舉進士累官臨洮  
府知府紳四子本木木才木又舉進士累官南  
京禮部郎中謝病家居者如千年綜該圖傳淵  
詣易秘多所訂著前卒乃一出而火之至今邑  
士夫譚之噴噴悵惜才卽公父孤恩介繫無飾  
情下顏衣表楚楚視瀛言詭行若浼蚤在諸生  
中挈觚繩古勤與俗左無何投業去撻關偶偶  
終老林廬云配李五子長卽公次淵次黎次瀾

次紹芳公爲人曠夷無畛域與物坦坦露胸臆  
不念人過曰念之誰非可尤者人由是賢之咸  
願與結納初諸弟少悻悻任氣公拊背人譬之  
曰亢則無徒公性長厚御佃豎僮僕响响有恩  
鄉鄰有急難一意振拔又時時猶書史了大義  
教其子友道學自學匪由人昔爾祖不蚤遣我  
學學亦無誰何嘗歎曰儒生儒生賢不肖天生  
貴賤天命爾從祖儀曹公怪其言曰璞不斲器  
乎然竟亦不誰何之嗟友道是唯在汝其彊志  
厲學企嗣響先聲亦唯汝其類而精墮而業鶻

伏而櫟全  
唯汝已而沈默久之乃復泫然  
流涕曰噫友道爾祖可念爾祖性簡恬不吹豪  
侈我亦未嘗飾冠劍耀裘馬沾沾自喜爾祖中  
無僞僞即易入我對之金金石石未嘗敢謾語  
夫浮氣速流機心引釁寡汝父平生有是乎汝念  
之汝毋謂或不其然然公頗疎宕初不力生產  
無長貲晚益好客客來亦往往營驩去有名酒  
輒呼所親前把臂引滿趣爲我醕小醕便岸冠  
放歌爲驩笑醉則曰我醉矣君可去明日客來  
輒又飲飲又輒醉嘗自念曰人生如寄耳戚戚

何爲公諱泓字希如姓徐氏別號平溪例得爲周府引禮會人弗屑也配孫氏生二子友道太學生娶李氏友恭聘江氏孫女二幼公生成化辛丑十月十九日卒嘉靖戊戌正月二十四日得年五十有八友道十卒之明年正月四日葬陽岡兆云少翁子曰予觀徐氏之流範庭則異乎哉世雖有中材子弟其父兄驅之學鮮不欲其雲蒸龍變覲化厥家而况上此焉者乎而乃顧云云若起伏無心焉者豈誠知命哉無亦唯是矯夫緣儒術覆情遂身焉爾乎末俗儇俊

挾門闕躡轎里閈任數機利築怨乎子孫凡往  
往是氣機之訓核乎公所謂深中隱厚長者邪  
銘曰沃沃華原芝茁松曠濟濟靈淵虬振鯢翊  
猗嗟平溪式瞻來葉天道匪邈予言永協

明故楊公太淵合塋墓志銘

國初有楊大老者名林携家避亂自河北來墾  
地于杞筭墓之野遂籍焉大老涉世故諳農事  
以故四野相依而來耕者稱大老而不名云大  
老生三老三老生和和卽公父皆相似業農惄  
惄無岐營公倜儻有志略不任檇事居常鬱鬱

自咄咄農拙業也。咄力而視天吾焉能放身牛  
衣。犢廬間乎父異其言。簪之見其時有指畫動  
在人意表。於是乃盡出所蓄歲祿之日。唯汝  
公去即買地城中起高門重屋宅之。又以義應  
劄輸金冠帶。又喜客。時時與邑士大夫游。人見  
其輕財廣交。謂費出汨濶。而不知其中金息幣  
殖。則出歲入家渟焉。起矣。由是公與邑中諸高  
貴者。將富其歲色。細細移逋小民。坐是被逮率  
至殘毀死。陥莫措。今欲潤眠貸之。公首出資如  
手。爲倡。自以吾贊易民命。貴不重乎。故嘗幽贊

佐修孔廟回人謂廟著吾黃和亦吾著諸廟焉  
耳時今者師儒兩致牽幣禮其家人由是驕然  
異之曰楊大淵踐踐勑業也而又踐踐勑義邪  
公雖身致富厚不覲覲自圖其平生諸與交者  
或涉貨賄輒赧然如不能取至族黨端舊箬之  
則隨事振贍無厭薄色嘗曰使深尚耕筭墓之  
野歲多收十斛麥猶將推以紓人其所存如此  
如此世謂創貧者慳惈家者悅是惡足以槩人  
乎公室張氏貳室岳氏俱出善族張初御內頰  
嚴急諸婢從日陽陽趨命未嘗一得其意乃其

意則顧獨得岳對岳雖响渝婉好而岳益前事  
事弗墮父之乃相孚悅敬承事公壺憐雍睦無  
嫉言妬色姻黨兩賢之迨公背去百凡壺政相  
與左提右挈動如一體藐焉諸孤張撫之俾各  
有成業志賢之丞洪善也公即世如千年矣張  
前語之曰昔而父日夜念汝曹成立諸成立矣  
而又官也乃今不及見之泣與言俱下岳對之  
亦泣不志賢亦泣旣二母復雪涕爲辭曰兒好  
爲之毋謂卑官不自愛決防自濡也吾家非濶  
汝宦殖著好爲之官倍貨以自殖猶之厝薪以

求燠不然乎志賢之官九年服勤守廉未嘗獲  
咎郵蓋亦母之教云及張卒岳哀慟如喪厥  
妣歲時間遺其女過張時乃其女所自問遺願  
不過張時曰吾女胡可與張母女等邪姻黨由  
是益賢岳每時溽暑因念獄囚渴雖死莫控日  
一使人揀漿炊黍往鋪之與暑俱處若是者尋  
年邑無歲且疫野多稍瘠岳聞之楚楚命諸子  
爲櫓如于聽有貧姪弗克葬取之不誰何里中  
噴噴傳誦曰婦人性慄而重施乃顧爾爾已而  
曰是楊大淵之家也固然哉公諱深字大淵姓

楊氏生景太庚午某月日卒弘治己未某月日  
年四十九張生景太癸酉某月日卒正德戊寅  
某月日年若干岳生天順辛巳某月日卒嘉靖  
己亥某月日年若干子男五志良張出色學生  
娶孫卒志賢洪善驛丞娶王卒岳母苦中志方  
典膳娶許繼邵及王志正典膳娶瞿卒志仁陰  
陽訓術娶徐繼劉俱岳出女三張出者適陳臯  
岳出者一適邊彥驥一適省祭官劉持道孫男  
六汝旂義官娶孫汝旌邑學生娶劉卒汝旂聘  
玉餘幼女九一適生貟陳璣一許聘監生薛大

年餘幼先張之卒啓公窆合已茲岳卒乃於庚  
子三月三日遷公及張合新兆云志方暨汝旣  
前葬函吳子狀巧銘少室子少室乎曰予觀楊  
氏兄弟友愛惇倫篤誼振親舊廩廩乎雅厚君  
子也田每每數千畝歲饒餘儲猶不勑施及見  
其先人遺行固知一德有自乎公拔身牛衣之  
中立致千金之產輕財廣交義聲籍籍語曰君  
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楊氏誠君子  
哉銘曰度業而振之宗閥之良度義而蹈之里  
閭之英壹則弗渝庭武彌光豈先民所謂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也邪

明故岩谷王先生合葬墓志銘

正德歲丙寅正月九日岩谷王先生卒卒如干年爲嘉靖戊戌八月二十三日歟配孺人李氏亦卒子尚友上城西趙虎岡之原將以庚子某月日啓先生靈遷與孺人合葬焉徵銘少室子少室子曰初先生卒日雲黯黲蔽天雪霏微不掩堞城中洶洶震悼仁時方艸乃知軫之心今三十年餘矣而顧以銘先生墓嗟豈固有待邪按狀先生諱廷瑞字邦祥號岩谷世居杞高陽

里稱高陽王氏王氏世高贊曾太父儉永樂十七年以明經貢不仕大父紀壽官父肅履貞服樸爲里人推右先生生而英特絕凡諸所誦覽領會多超詣常誇年甫四補學官弟子貟時業已抉精擣華該綜羣籍文突峰奔濤駭入學官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乎成化庚子先生舉于鄉時年二十三也明年落第春官游太學太學故多荒陬寒雋困貲餼顧其才足邵也先生徃徃振之同舍有襯旅也父乞袁先生先生手探橐一捐四十金愕不敢取先生曰什一元

振奚孫耶取之先生貌魁梧侃侃負氣不下人  
人業眼語異之及捐金事著一時風槩之士尋  
聲響附咸願識先生先生又善譚經世略譚之  
衆衆意旨鋒生曲是諸與識者愈益傾竦先生  
咸曰王岩谷屹屹如斷峰對之神壯譚如遒松  
勁風謾謾墮雪聽之灑灑思立居無何先生歸  
歸而杜門研精探古文亦洞變時格兄廷佑曰  
呀汝文古抑之毋令龍華生綠先生曰龍華發  
霜硎矣行當剗犀截鵠耳旣而先生果又不第  
及其竟第也兄欽吟而笑曰王某汝龍華發

刪乎未也先生曰咄咄周于蠻渡雕鏤之市而  
欲廻世矚難乎難乎先生於是進取意絕謂人  
生蓄世所未嘗有爲富居人所不能撓爲貴龍  
翔蠖詘又焉用省之先生性剛毅或至固折人  
過然亦不輕侮人先生客某與里悍黨里悍者  
袒奮摵客客斷斷銜之自顧其力劣乃持其宿  
負中之先生起擗然振袂貽客曰若寡人以逞  
邦客情得大慚懊出先生理林園尋繹典墳日  
討古興衰治忽之跡嘗語人曰吾見元公輔毀  
法爲通醫恩爲憇氣拂吾膺于時或益擊而譚

或拊綬而嘯浩然有橫睨一世之意然竟以此  
終悲乎悲乎李孺人知縣宦之女幼頗聞父教  
知女誠初先生之舉于鄉也將赴春官孺人曰  
君幸而不第業太學太學天下士在焉當有獲  
先生心賢之徐曰人固幸其夫第汝幸吾不第  
邪幸吾不第又幸業太學邪孺人嚴重寡言峻  
壹範外內斬斬居常簪繡沈嘿不誅苛細僮僕  
訴訴奔命男無外諱女無內嬉徃遺尚友學時  
時立之側道說先生之平生奮厲之於是乎泫  
然流涕語曰噫尚友昔而父蓋無病而一朝絕

云一朝起亟呼汝前捉辟屬我曰兒長也慧督  
之學不勉撻也可汝不嘗云乎嚴父無媿子既  
忽焉瞑已噫噫垂絕數語倉皇不他屬屬汝汝  
可不知所奮厲墮而父風邪尚友爲是感動迄  
今厥所植立益恢前烈云先生生天順戊寅二  
月十九日年四十九孺人生天順庚辰十二  
月初三日年七十九子男一尚友太學生娶張  
氏女四長適照磨黃廷用次適邑學生李胤次  
適知縣耿汝梅次適典膳郭維垣孫男八貞吉  
娶何氏卒延吉娶朱氏迪吉娶顧氏粹吉聘符

氏康吉聘陳氏受吉聘吳氏寧吉福吉女四長  
適監生許芬次適監生范商舟餘幼少室子曰  
嘗聞之故老云先生才卓氣雄沈毅有謀有憤  
世嫉邪之心有百折必前之志余觀其平生良  
然使先生逢時抗節爲國納忠庶幾哉不下長  
孺去華風也而顧墮蔭丘焚不階一命惜哉雖  
然觀龍蠖之旨則先生之所引抑又邈乎逖矣  
仁於是乎爽然自失云銘曰蒿也不可使爲松  
鮒也不可使爲龍豈天之生材爾殊邪而雲龍  
風虎亦各僉適其逢至人之言不榮通不醜窮

龍蠻片語振古英雄

少室山人集卷二十二

少室山人集卷二十三

河南楊本仁

文

叙存雅卷

嘉靖歲庚子秋之三日仁與前鄰城令張子翰  
林孔目李子考功主事周子南光祿少卿許子  
刑部主事蕭子侍郎大中丞石岡先生於京師  
別館先生時入自節西良父考功仁相繼免喪  
來張鄭城待調許方以老客郎中擢光祿其將  
南於是舉觴焉申觴先生有唱詩录六人重拜

而和之錄似焉揭先生詩存雅冠卷存雅先生  
所以嘉茲會也仁也與其三子也敢不拜嘉  
雖然仁於是乎休焉省矣何也雅也者創乎鄙  
者也存也者鑒諸遺者也人固有致身遂命也  
而不知其來也辟金在鎔而忘所由器如此者  
害雅次之心游乎物而情與境變履道愆乎其  
素害雅巖可憑也亦可崩也猥焉附麗以階踔  
害雅傳曰日繁禮不厭忠信飾躬詭物峰起濤  
伏害雅受不任注蓄不任挹色貴而陵儕害雅  
黷貨通利詭銜以逞而弗精潔固身也害雅仁

也與其二三子也敢不顧茲義噓哉粵自己卯  
以迄于今如千年齒淺者深材升者沈嗟不覲  
乎孫東穀謇謇抗言乃坐是外賓鄭車谷才猷  
埒劣近中言廢濯濯蘇門冲修篤古又爲造物  
奪去榜中之不振如此乎如此乎夫義之所由  
起也則風聲以爲地茲會也倡也樹之風聲也  
仁也與其二三子也敢不顧茲義噓哉或曰君  
子之樹善也不唯其秩唯其人苟唯其人三事  
非貴無命非賤鍾靈非榮林丘非槁秩降於人  
也而非隆乎人也是故有一人足以亢一榜一

人足以充一國人足以充一世夫大臣拔才  
以爲國也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屬又將  
焉屬一命足以裨國斯一才足以命世嗟仁也  
與其二三子也敢不重有省邪

叙壽竹菴隱君

歲癸卯冬十月地官尚書卽董汝哲民權舟九  
江也告成事也郡諸大夫造少室山人問焉曰  
龍蟠靈巖之間有竹菴隱君知乎山人曰隱君  
固今閑使董地部翁也諸大夫云何諸大夫曰  
地部伯氏汝一者往落春官諭封川隱君在地

部之推南昌也隱君又在往歲地部自京師來乃隱君則頑在家也曰隱君胡不來邪諸大夫曰隱君老已隱君歲開七十已桂林去京師且萬里地部亦唯跋涉山川蒙犯霜露焉虞也曰諸大夫何以教山人曰地部共曹事業三歲歲得拜

恩命而顧有使事是月也九日又隱君生之辰也此地部之所日夜疚心焉者亥犧舟羹歸歸無以爲壽也敢布之執事山人曰唯唯諸大夫聞遂畫氏世高貴德君鬱勃孤傾贊入附文

張弗取也義問籍籍隱君性張厚與人慤慤惻惻  
不浚不峻以故鮮有忤者嘗曰人之相忘也  
察之爲患也微而歎之誰非過者初地部之舉  
也見其矯矯焉起也謂之曰自賢罔受矯亢無  
徒若見是竹乎吾非初之道唯究之修嗟茲非  
所謂過行弗率以求處厚从邪隱君不偏偏道  
產頤好施嫵黨以情來輒不內揣縮盈隨事紓  
之無堅眉利色嘗曰夫財饗之物也凡民之所  
欲中者而嗇嗇焉據之鮮不及矣是故隱君振  
急如走踐義如歸嗟語所謂生厚而用利於是

乎正德以幅之將是謂乎隱君涉書史槩古今  
汙隆乃能履腴耽寂裕而約紛縟澹如也頗好  
山水林壑之勝嘗結茅東莊竹間居之東莊故  
阻江日具牒續食時時觴詠自娛興到抉泉咀  
石擰烟捫月輒抱竹大歌歌曰竹乎竹乎琅憂  
鳳伏乎霰集若扣雨來如沐人愛子之不謗我  
愛子之不讚嗟豈履之所謂幽人貞吉中不自  
亂也者乎語未卒山人大喜曰誰邪爲諸大夫  
言者即如諸大夫言隱君渾涵以任物也而氣  
弗忤也惇厚以率履也而精弗澁也優游以怡

神也而境弗撓也斯固壽之道也壽哉壽哉初  
信之獲交地部也人也由由然溫也如迺玉也  
而不知隱君自賢疋之也覺其渾渾沈沈貌婉  
而情深也如御醇也而不知隱君正德尺度之  
也濯濯自喜搖之弗淆也而不知隱君夙沐以  
琅竹之訓也諸大夫休矣必我也爲隱君壽者  
少室山人於其生之辰也飭儀歲禮以其言再  
拜而致之董子董子再拜受之於是乎誦其詞  
乃西向再拜山人亦西向再拜

叙贈楚左使菅復齋先生得告謝歸

嘉靖丙午春湖廣左方伯菅復齋先生移疾不視事曰某病不任藩事乞放歸告諸兩臺於是乎迎醫研證稽方自營治藥餌之醫曰病所由來也漸漸難卒治也又曰病宜靜攝撓之則勢逆而寡効由是飭門吏毋通客毋時時白事諸大夫聞之相與謀曰先生誠病病肢也末也本則疆固小擺平已或曰先生重材宿望尋且遷相詣譬止之及門謝不見僉曰徐之視兩臺兩臺不必冗也已而撫臺報曰諸大夫爲我謝左使方今歲侵民災荆郢多虞若將賴爾才賢度

徧振激勦力拯採荷以一身爲念又已而巡臺  
報曰予夙知左使賢左使不念乎歲有大典唯  
士與吏方將與二三大夫甄錄材雋汰揚惡淑  
以仰答

一人明命左使誠病努力自愛先生得報又請又  
不允而又請也兩臺持不報先生於是大失望  
乃拊膺嘆曰咄咄身乎將誰屬乎諸大夫來相  
謂曰有必退也無必進也願先生孰計之先生  
憮然自失曰嘻何量傑淺也某本東海諸生叨  
會風雲荷

國恩一歷至今何後地之虞夫氣血者周身之用  
也氣血和手持足行而不知病則通貫不足由  
澤而槁由運掉調適而彊而廢所必至也故哲  
人不治己病往甲辰方求去不幸遘無歲九郡  
爲災流冗畜釁上下窘急于時振拔或忒則百  
萬坐斃我是以不力乙巳又不去卒遇楚宮變  
楚逆燿以苛怨中王杯酒成謀起禍滔天顧其  
徒咸徇屠馬卒標曠喜亂脫機事一舛則難出  
不測率外示寬闊一夕萬慮我是以又不力凡  
此謂猶可及止也今僕病固所親覩而情又諸

君之所察謂猶可及止乎僕答問亟氣蹇蹇不續擊膝如脫顫搖不自持也卒聞人聲輒心掉括惟憐憐焉怯也如有失也予年五十而貌無十孤念之怛焉驚骨中夜十起卧也諸君視僕豈不謂然乎如此猶堪爲國出強負荷乎夫人心多欲而患生於不知止也進退也者廢起之會消息之幾也唯諸君命之諸大夫唯唯出言撫臺謂先生情懷惻不可奪而病亦非旬月所愈請必無留兩臺特益堅先生不得已起力疾事事至冬乃入

覲覲事畢自以其情疏於

朝疏下天官天官曰是非曩歲者都諫耶都諫賢  
都諫材器弘遠可重荷徃在諫垣忼忼忼忼言不  
休不撓義之所在百折而前事闢利害一卻必  
呵有匪躬之節顧今先老乞身耶持未決或曰  
左使誠病持之已甚焉孰與其未甚而去也其  
爲治易可責後報天官由是遂覆

上覆得允旨先生自

闕門謝歸時丁未春正月也楚諸大夫謂宜有贈  
言乃移書屬少室子曰知左使者莫如子子必

無辭少室子曰唯唯仁聞之先

皇帝朝聞有林見素尚書蓋嘗營者老山以老云  
既而以江西災命之則起又既而以川盜命之  
則又起四邑四出天下兩賢之然則達人之出  
處固不可逆定耶夫君子不患無時患無身耳  
苟無愆於身也而有利於國也則退不爲矯而  
進不爲徇雖賢聖安之矣故曰何行非流何坎  
不止則夫先生於出處之際亦誠知所決擇故  
不自重去其官不然先生豈芻狗名物全人家  
國而引以爲高哉先民有言曰樂則行之憂則

違之確乎其不拔又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先生之謂耶

明故西原閻公墓志銘

先太夫嘗爲人言予外兄閻五人也朴厚疎易涉世故畏法如恐墜居常省念貧不易操卑不降志推是心其可以事主公貴人下可以狎牧豎豈不恂恂乎良直君子哉後示觀其行事及余念齋子狀貌然西原公姓閻氏諱淮字疏東其先長垣人五世祖始成爲元斷事避亂走杞明興遂籍爲杞人斷事公生貴貴生圭圭生讓讓

生通達遠通陰陽星命之學對人意氣慷慨  
談說縱橫貴富窮夭前數十年如持左券然一  
脚微跛人戲謂跛君平云通娶楊氏生沛塘漳  
淇淮渭太子西原公行五人故以五呼之西原  
公亦頗讀父書知命所由來著於貧賤憂患迷  
際不怠戚戚焉者性疎朴無飾言詭行不存畛  
域不脩恩怨其內兄某伉直有疆力小觸之即  
起有不平輒忿忿欲死公每因事調伏之曰莫  
謂不馴鬼將伺人有里豪被酒過其門語侵公  
公不爲忤豪曰聞疏東酒我公徐曰汝能復飲

乎乃飲之酒曰飯我乃又爲具食食已瞠焉直  
視久之大笑出門去西原公嘗據藩司司農吏  
有客公所者一人亡金白堂曰同舍某某舍主  
某曰是闇某耶以其事付之公謂亡金吏曰汝  
勿蹈宋人亡鉞之疑私爲償其金尋某僕竊金  
事覺公弗理曰吾豈以一命易一金耶從弟河  
諸生中號稱諳事多材藝親知有謀必殫心圖  
成以是人多親之公獨曰多能多累河卒坐是  
廢業西原公蚤教授鄉塾頗明古今興衰之由  
旣而在藩省更事上官備諳世故聲利澹焉不

嬰懷晚歲買田雍丘城西身力穡事終歲不入  
城府自號西原主人云有時帶雨荷鋤看雲驅  
犢與田父野叟行歌互答由由然不知爾我或  
班荆而談或共瓢而酌坦焉忘貧至鄉隣有窘  
乏不能自振輒隨事周之叔父母喪從弟喪咸  
殫力佐舉嘗曰見義無貧富緣急無恩怨吾豈  
銖兩人情效尤薄夫耶嘉靖甲辰十月六日卒  
距其生成化辛卯八月六日得年七十有四配  
邵氏子男三椿娶霍氏梧娶孔氏桐娶路氏椿  
桐俱縣學生女三適牛國賢監生張濟高佐辛

之歲十一月二十五日葬令狐城新阡云少室  
山人寫之銘曰西原老人疇所視償金一念有  
餘地昌而大之孟與季誰其銘者觀察使

明誥封太宜人劉母邊氏墓志銘

太宜人邊者故封奉政大夫宗人府經歷劉  
公瓊之配今陝西行太僕寺少卿時用母也仁  
初室經府公從子之女以是嘗得莊誦其

命詞有曰克生乃子效用于國宜錫恩榮以申激  
勸再

命之詞曰順以相夫慈能成子可無渥典用旌爾

能於昭

皇言永世克念哉太宜人淑粹明惠頗識句讀諳禮教父完性峻潔持法不撓爲時名御史鍾愛之見經府公在諸生中幼而秀朗異之遂許聘焉及爲陝西按察副使經府公乃就婚公府遂留學關中已而太宜人疾秦有名醫某召視之太宜人曰寧藥毋診醫知其意乃令隔帷系腕而絲診之良久曰脉娠也男也貴后誕即太僕公嗟醫何若是奇耶豈神察冥會於綫之外邪經府公敏達多智性好奇不齷齪隨人與之論

事動中機宜允有指畫必出人意表太宜人曰  
夫業不專不精君喜事耽奇恐累學也后果屢  
困塲屋居常鬱鬱太宜人解之曰功名不有命  
乎戚戚何爲且君家世善良天若醉善不昌於  
而身昌於而子弘治甲子太僕公與從弟時太  
果同舉太宜人幼侍監察公頗聞懿訓知闡範  
然性復孝敬慈順事舅姑虔妯娌御諸子婦曲  
盡恩禮未嘗以門族自高時太早卒子尚在  
提孩從子婦楚欲必死以殉太宜人曰死孰與  
撫孤賢力勸止之楚今有孫積學有成太僕公

初授宜君知縣奉太宜人以行太宜人曰汝平生忠誠靖厚必能究心民事然性直無回撓恐持法太峻語曰峻法無民念之哉以故太僕公令宜君守保寧卓有惠政吏畏而民懷皆太宜人訓誨之力時回賊倡亂百姓震恐太僕公集義兵率仲子重慶躬擐甲冑出禦賊太宜人不爲止既勦平之重慶面受賊刃血流被體太宜人捫刀痕仰天大慟曰父謂國難予謂父難俱奉身以出心無貳事吾何憾吾何憾太宜人生天順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卒嘉靖二十五年七月

月十一日得壽八十有六男一即太僕公娶李氏累贈宜人繼于氏累封宜人女一適生員常紳孫男四重光太學生重慶重思府學生重錫女五適太學生黃一中中牟王則李世顯餘幼曾孫男六僑儀俱縣學生儲任侯侍女七一適儀封舉人張鹵一適顧進一字吳化餘幼玄孫男二女一經府公於嘉靖甲午先太宜人十年卒葬雅丘之陽中丞劉東阜公有志今合葬云少室山人自予觀劉氏諸子若孫咸彬彬焉起也與他姓懸殊力田崇業耽學敦禮無異馳鶩

美乎語曰德厚者流光吁有旨哉爲之銘曰於  
穆天道無闢不闢於皇慈訓有開必納天惟醉  
善如響斯答奕世克昌予言永合

故豐城逸士胡廷望墓誌銘

往予飭兵九江聞豐城故有所謂胡生者曠遠  
有大志不治細謹弱冠談經綸大略袞袞當人  
二泉先生一見奇之曰是斷蛟截虹者器乎然  
竟以不祿鄉士太夫迄今悼惜之後觀察西江  
甫閱月輒匆匆入

覲覲事畢過家暇日邑少尹氏持朱兩川先生爲

其考所撰狀來丐銘讀之乃拊鬚太息曰嗟乎  
予昔之所聞真若人哉按狀胡氏之始祖字宋  
進士大訓公十七世孫也初由撫之斗山徙家  
豐城北之旗塘居四世而生廷望也曾大父孔  
冉大父仲鼎父貫俱讀書樂善不干仕進豐城  
人稱善門云貫娶林成化甲申六月十四日生  
廷望廷望字諱準別號直菴廷望娶沈生少尹  
氏香弟某女一適新建港北余亦太族乃嘉靖  
癸未七月廿六日廷望卒二十五年爲丁未少  
尹氏乃丐予銘等顧乃前聞其人豈亦有待爾

邢廷望幼穎敏，一覽千言，輒能覆誦之。自負成人，不與群兒嬉弄。稍長，從秋容先生受學，壁經遂明。古帝王爲治大經，大法。廷望又喜觀史，詳於興亡理亂之跡。每對客，抵掌而談，千古洞在目前，或至不如意，事輒拍案大呼。奮袂不平，曰：是尚可仕邪！秋容先生謂其有憤世嫉邪之心。廷望好古，有道氣。聞南郡萬廷鳳先生者，邃於理學，遂往從之遊。由是益窺古墳絕意，仕進先生器之。曰：廷望汝能終不仕邪？咄咄不答。廷望雖不治細謹，然淵步而騫趨，無飾貌，無詭行。

嘗曰爲人不使行合神明爲臣不能致主黃虞  
忘身徇欲爲世大耻一時間者率相與目笑之  
每見其來輒詭相謂曰彼軒軒焉而來者旦邪  
夔邪其平生蹕可知已少室山人爲之銘銘曰  
吁嗟廷望豐城者墟邪神物者居邪千古復耀  
煥華者須邪

少室山人集卷二十三

少室山人集卷二十四

河南楊本仁

文

叙贈邑侯蔡公被獎

吾侯南洲蔡公之蒞杞也漠漠焉靖簡以立政  
也無弗舉也劫劫焉惄惄以求民之急也無弗  
綺也矜矜焉朴茂以飭躬定操也無或撓也幾  
三年於茲也於是乎政成而民舒

臺臣賢而禮獎之少尹氏投謁少室山人曰匪人  
胡刑匪言胡徵先生有意乎哉山人曰夫吏也

者利民者也才也者適用者也政也者視時者  
也良也夫商彝周敦不陳於雕鏤之庭雖有斷  
犀截螭之器而橫施之吁舛矣是故聖王不貴  
異能之士君子不尚卓詭之行謂不足以成務  
康世也子知子之長吏乎哉少尹氏曰唯唯杞  
之徭賦也視地百需出焉徃不勝上之征也民  
寢以逋地寢以無公下令曰有能復其本業者  
吾寬其徭賦有復業而力不能自墾者吾給以  
牛種於是乎流亡之來復者如干戶夫杞固羸  
瘠之劇軀外澤而中虛也重負叢之而上之人

弗省也公慤焉如負在背而重日益憊焉者於是乎食吐寢晝左陳而右白之負之去者十之三然其地也廣其民散其稅之出也數倍他邑歲無徵焉里胥並緣爲奸黠隸持尺紙如券率狼噬而鴟攫之良弱之所費也溢所賦賈賈靡控公乃勒限授期不遺一卒不施一斗而歲鮮逋負焉民風相視以侈或無良爲徒藉聲妓奇淫以鑽穿紈綺子弟賭酒博金陽機陰械傾併所由貿也而不自知也公下令曰敢有賭酒博金樂禍階亂吾刑之而與衆辱之由是游表屏

息衣冠子弟以奇淫博戲爲耻是皆我公之政  
也某之所與以從事焉者也亦先生之所知也  
日者盜起魯宋之墟張幻術以煽致愚民執搖  
兩河公力爲備禦之策視城曰某可堙而高也  
某可棧而廣也視隍自某可濬某可斷可梁判  
城守曰某人門其東某人門其西某某門其南  
北而又募勇敢肄騎射簡精銳居中以爲聲援  
城中人衆積蓄寡又下令輦芻糧以固人心曰  
家可入也不可出也城中恃以無恐是又某之  
所與以從事焉者也先生何以教香少室山人

曰嗟乎吾觀之公惇深懶樸究心民事乃能實政加民也故今之長民者不患無才患無心耳夫苟有心於民也疾痛拊摩舉切吾身故一田一租關民之生一博一游立如梯釁何也所視者異也故政不在天及民爲惠急也綠之一毛千鈞語曰當暑而御千金之裘不如五尺之葛有旨哉不然懸視斯民而秦越之雖在水火之中弗戚也將焉用情先民有言曰豈第君子民之攸暨言爲民之所賴以舒者也公之謂也

文議辨

安南之議反覆參詳勘報不一真僞莫據夫解物者必從其理論事者貴得其情否則議處雖切終歸臆斷故今日之事正名遏亂莫宏漢之體勘爲先而禦寇安邊范子儀之防勦爲急於是不揆疎謬就其終始情事行止機宜私成五辯云云

一辯夫莫宏漢故都統使福海子也雖果派出正嫡例該承襲亦必勘明而後保奏之法也所以過亂萌塞奸軌也而况有柄政植黨利嬰孺以窺大位如莫正中之訴者乎然百勘不如一

見宏彥之存亡一見而定者宜莫如正中而正  
中非指奸以自直者邪以僞爲真正中弗爲也  
而毀真爲贗正中弗爲乎真僞一搖是非懸異  
順逆之準而福禍之的也彼萬口同聲弗勝一  
喙吾將何所定邪故今日可信者莫如正中而  
可疑者亦莫如正中而餘人者皆黨正中者也  
然豈終不可勘邪夫自阮敬頤指羣目四路承  
風而公移不可憑也自揭天縫潛入交城而間  
道設防倘卒不可行也如之何可邪夫夷情多  
譎其不厭詭道必密檄各該地方善謀官員懸

以重賞多方購求或有奇詭絕人之士謄飛狐  
聽抱志膽出而爲吾之用矣徃年林伯高之事  
可覆視也彼之情僞旣得而後坐委南太二府  
掌印官督備龍憑指揮親詣鎮南關與之約預  
擬莫宏灝抵關月日同伊母潘氏齋捧

天朝原

賜勅印并帶真正宗圖十三路官目結狀而兩廣  
左江海北各守巡該道如期臨關審驗無疑即  
與保奏承襲都統使職事而請

勅請貢先年俱有故事可按而行之宏灝一存百

事皆定而莫敬典阮敬雖有邪謀未動于惡一  
切置而不問而莫正中等范子儀等各徐議處  
之無難也

二辯夫宏漢者必承新

命乃光舊業由是而伐奸雄之謀由是而名目夷  
之心危今日之勘爲宏漢地也阮敬者更事二  
主諳習典章聞命即當請于武氏擁護宏漢齋  
持

勑印圖結約日赴關聽軍門委官審勘以示無他  
宏漢一存百偽皆破而乃詭爲遷調欲視正牌

以爲行止如云不送正中文明到關對證而衆  
要莫宏灝決不敢聞命是何言邪正中文明雖  
有謀篡之訴一面之詞未嘗執以爲必是而關  
門情僞亦不視正中以爲有無也而何敢輕悖  
若是邪縱使軍閥有命責委多官執送正中文  
明抵關就敢逞私忿以干天誅劫正中以快心  
邪阮敬多謀必不出此孺子何知而執政者必  
有任其咎矣正中之生死何足惜而宏灝之順  
逆所關爲重一時之怨憤若可逞而百年之基  
業所繫爲大允在宥目俱宜深省

三辯夫夷情變詐百無一實阮敬何爲者邪夙  
擅國柄政由已出睥睨幼孤謀立親黨其意將  
以自利也道路流傳萬目共指迨其逆釁既開  
凡行勘報而乃服庶人服以自底損將誰欺乎  
是鷙鳥暗跡之智也意在得禽也故前後相傳  
之言多不可信惟嘉靖二十五年安南都統使  
司稱莫宏灑親父莫福海於五月初八日疾  
革面屬宏灑以克守先業敬事

天朝遺託宣撫鄧文值陳棐等暨閩境官目共推  
輔佐灑權統司事謹守

美朝所賜

勅印差遣宣撫副使阮秉謙等抱本告哀并奏  
請襲封限八月初旬抵關之言在事釁未起之先  
也高平府石林州陸昆書稱本年五月初八日  
莫福海死豐國公鄧文值忠國公莫福壽等官  
族立莫福海子年方五歲有西郡公見他年幼  
軍民不服設立謙王今鄧文值阮金珪等來換  
阮敬議待明年二月吉日謙王登殿阮敬監候  
國主在家日夜看守待謙王登殿方殺宏灑云  
云是無所指授而非公移也斯二者若得其情

似爲可信不足以明阮敬之罪而足以明莫正中等之非辜也合仍羈管曲加優恤若宏灝無恙承襲之後國事略定政權有歸則莫正中莫文明等輩矜其奔亡原非得已奏使還國諭令宏灝念其有功先世復其田里特以不死不許權臣追讐宿言陰圖報復斯爲有終若正中等自知囂尤揆無生理欲從子儀以苟旦夕則乎儀挾之以爲亂矣縱群豺而入虎窟藩籬之患無已也是則羈管之過也

四辯范子儀非安南之臣耶獲罪安南而論安

南討焉再憲然則何罪乎強臣謀篡橫肆擊逐  
子儀抗憤而起投袂而出橫戈攀弓睥睨海上  
彼肉嚮且有詞矣必承立既明而順逆乃定今  
召無將之兵以討未明之罪何以使之甘心邪  
曰非是之故也子儀奔逃夷醜據地爲亂號召  
不逞犯我邊垂誘執我官軍焚劫我郡縣吾聲  
其罪而諭令剿之吾無亡矢遺鏃之患而坐制  
其艱以夷攻夷非計之得邪曰此正機關之大  
者何邪夫阮范不並立也敬擁兵擅權怒目搖  
吻虎噦北天而豈忘子儀邪有所忌而不

敢逞也而吾顧檄之使來速之使動誘使洩憤  
於讎匹此固敬之所甘心焉者忿兵怒馬張拳  
奮戈不六日馳至萬寧州兩讎相角海上雄視  
不相下儻淹以月日而吾之邊鄙靖邪不靖邪  
吾招之來可麾之去邪是惡一子儀而十子儀  
生也猶之可也夫阮敬豈真無心於莫氏邪畏  
吾之名義得以折其心而兵力足以制其命故  
進鋒已露而遽戢詭情鎮物謬爲貶損奸雄自  
全之慮也今一子儀爲亂勢在必勦吾豈無封  
疆之臣防禦之兵耶勸精甲以塞龍江之口來

則禦之去則勿追亦可也而顧使安南討之大  
義雖正而微意難掩黠夷奸謗多謀恐有以窺  
吾之淺深矣由是而逞其輕侮陵犯之心適足  
以成其篡立之謀耳不然肆其狂悖壓兵境上  
而脅要莫正中等以快其心則將何以應之邪  
是納侮之道也凡此皆所必無之事而不可不  
慮也亦不可先事訟言以啓我心此又一機也  
五辯自范子儀橫戈海上藉口莫氏脅要正中  
爲吾邊徼之禍而或追咎始者羈管之過吁是  
見勢而不見理創一隅之利害而不通於天下

之公義也何也今日之安南非昔日之安南也  
雖昔如陳氏擅國交南而莫氏篡立上干  
宸怒命將興師欲大征討蓋篡弑之賊夫人得  
而誅之而

天王者立綱常之大防爲華夷之共主可夷而外  
之而莫之省邪而况今日莫氏建司置使率由  
天朝賜以

勅印使世守其土雖典章制度僭擬

中國而歲奉

朔貢如我職官故世必請襲法由保奏非若北

狄西虜世如犬羊自相群長而吾無與焉者也  
一旦有人自其國被難逃來謂國喪主幼逆臣  
擅權戮逐親賢陰圖篡弑控訴軍門仰乞

天討是其事不止無莫氏也雖未可信以爲有可能  
以爲無采夫篡弑臣子之大惡也征伐天子  
之大權也而軍門者權之所由行而義之所由  
明也而又弗爲之省可邪夫天下之惡一也亂  
臣賊子夫亦得而討之而况天討所由行之地  
邪雖其言未可據而法在所必理也正中莫之

庶孽文明者莫氏之族先年舞表

神京獻圖納土輸忠莫氏荷蒙

今上嘉賞吾親聞其人而不聽其言乎夫急鳥依人義士猶將庇之而况與莫氏同戚並懷忠憤之臣邪而何逆知其有子儀之禍邪彼執討賊大義求信于我而漠無以應又弗爲之所豈軍門之體邪

天王之法邪非法非體吾自爲後虞胡越交南邪明春秋之義者辯之

擬廣西鄉試錄後序

嘉靖癸酉清秋大比之歲某被聘校文粵西

錄成有序監臨御史王某授某以末簡嗟某何  
言哉夫振飭科條以軌度其衆惴惴焉蚤夜以  
惕仰成

聖天子求賢之

制此監臨者之心也百執事之責也某何言哉某  
惟賓興之典自周人之三物旣失而試言遂不  
可易后世之士劫劫焉聲華是究而飭躬軌道  
之意疎飾情而詭物苛心而自澤或失則輕或  
失則淺或失則卑夫帝王需材以用世也而輕  
也奚以任也淺也奚以受也卑也易以陵也嗟

得士若此國將焉賴哉故曰浮華輕薄不可任  
以爲若取士而得浮華焉者猶獲乎赤箭青芝  
也雖美無所用之是故某受聘之初亦未嘗不  
惴惴焉蚤夜以惕夫天地之生材也洪纖一氣  
然而纖之不可爲洪也辟則棘之不可爲樞也  
聖王之用材也小大異任然而小之不可爲大  
也辟則棟之不可爲棟也吾受提斤之任而入  
粵求材能無暢乎或曰因材而篤天地生物之  
性隨材器使匠氏不得已之意嗟乎士乎吾寧  
使人不得不用不用不已而使人不得已而用

之乎我

國家養士百八十餘年

皇風四被夷夏同聲

聖皇御極涵濡益深道樞默運中外雷動乃今  
旣粵之士人知崇學羨牆道化與日俱新蓄  
材待用視昔爲盛也頃某執策而來也自衡湘  
而南觀奧之山盤礴周徧草木蒼若紫翠丹青  
蔚不可辨雲鬱霆蓄爲蒸爲澤又渾凝閑奧珍  
詭中涵愈窮而愈不可測而其孤峰峻嶺壁立  
千仞奇矯絕塵濯濯乎若與日星俱動業已灑

然異之而人生其間實鍾靈秀豈無賢傑雋拔  
之士出而爲

國建經世之業者邪既而觀諸士之文或鋪張帝  
王之道或究極天人之理文不流放言無枝葉  
宏裁卓詭詞旨震絕炯炯乎若與星嵒埒竒而  
淳粹博練意語天出鎔謨範誥析理入微則固  
躍躍光煥焉以釋也夫文之足以知人也自昔  
嘗之其人狷者其文急以怨其人狂者其文慳  
以怒其人纖則其文碎其人夸則其文誕由中  
發外人若自貌莫之或失也則夫今日與之諸

士吾未覩其毛骨而得其神情而文固神情之所注也沈雄者平城之才精鍊者宗廟之器峻  
潔者命世之英吾知其不爲狷不爲狂不爲纖  
夸而重也無弗任也深也無弗受也故曰大車  
以載積中不敗也諸士之謂邪

皇上 仁合天地 道協黃虞觀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求才圖治遐荒靡遺而主司妙簡精良企  
克 國用爾諸士尋將對揚

明廷受爵 公朝其將何以答之邪君子曰大德  
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夫階進之日受任之

地也如金在鎔一塵爲黷如駿在馭九折弗回  
約不當如是邪傳曰先勞而後祿又曰事君不  
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爾諸士其共勉之用  
毋忘予今日之言

明月譜引

少室山人曰夫月一也而境與物變孤臣思婦  
寤寐悲涼幽人逸客神情飛越游子羈旅形魂  
淒斷明月在天而境生乎其心之念殆萬有不  
一者月何知邪予平生見月如燠獲灌玄精內  
爽乃集爲是譜置几砌間時時把玩風味之現

古人遇境而生韻况桂絕故不出戶庭而巾舄  
常清動如江山而輝光在目吁月生心邪心生  
月和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必若人者起也  
而可與語期境也

少室山人集卷二十五

河南楊本仁

文

安南後議

安南事累奉鈞牌督催嚴切若據該府所呈似亦可爲一題覆職等竊念承襲重典篡弑極惡必得真確情由勘處斯爲有據是雖宏漟見存阮敬無故國無他虞轄內輯睦而投訴有詞題勘有

旨亦必聽關審驗而後可歸斷也夫世固有飾貌

以誑人詭通以嫁禍者覲面猶將失之則夫今  
日數千里之文移三二人之口語行勘者三數  
年而竟視此以為的邪夫奸雄圖國一擲千金  
而細大之情見利而忘其身雖死不顧也吾之所  
憑者褐天縫農昌等輩也夫褐天縫農昌者  
何人縱使體察獲真亦為利動可據以為信而  
不可據以為證題而况未必可信者乎參詳貢  
使之言情貌雖切而釁隙莫掩其中若大有可  
疑者宏翼幼孺政由柄臣或疑其情在定位若  
貢事大通而其位遂定矣或疑其忿在誅讎若

正中一割而其忿遂洩矣倘由此而變制國事  
逆跡遂彰則將何以爲辭乎故今日之事一失  
於周知府之停阻會期再失於王知府之輕放  
貢使夫交事視宏灝之存亡而勘事視宏灝之  
真偽宏灝不來萬象奚據或謂其篡逐或謂其  
幽囚或謂其痘死何以自明乎而况朝貢一  
通國無貳事又何勘乎一入關門遲速在我或  
有後時誰執其咎職等過慮必如初議仍委南  
太常府掌印官督備龍憑指揮先期赴關督遣  
來使人齎文檄詔以傳襲重事旣被人言奉

旨推勘莫宏灝三數年來年亦稍長宜有知識責  
令鄧文值等阮倩等齊捧原

賜勅印弁莫氏真正宗圖同伊母潘氏擁護前來  
刻日抵關聽勘而海北左江各守巡該道如期  
臨關公司推驗夫應襲之嫡嗣一真則謀篡之  
疑情俱破阮敬之功罪既白則正中等之去留  
可定也必如是而後勘處無惑必如是而後  
題覆有據夫阮倩乃其司初命使臣鄧文值又  
其至親而潘氏則其親母有情必盡而其言固  
可憑也雖使其言萬有一不可盡憑而吾之勘

事法正如斯而已縱有遺情亦無後悔是雖外夷之故而于中國之體是雖一時之事而關百姓之典職等何知叅詳累日若有不盡釋然于其中者輒敢不避煩瀆盡言云云伏乞鈞臺量垂省察詳示遵行

叙重修全州志

全故有志也而舛謬無紀撫其所不必存而遺其所以不可闕疎劣成於寡昧情勢掩乎鑒裁爾邪夫全於粵為上地而又多才往也靡徵後將焉視督學謝公憮然病之乃於校士之暇力

為詮削於是乎旁搜塵籍下引故老斷碑殘牘  
曲加披省俾其所弗逮而闡其所不及暫一行  
可甄雖苟弗捐義不必存宥而亦擴文於舊減  
十之六而事溢七之三將授工屬予叙之夫志  
鑒往躅而繩來軌也有風之道也獨建置沿革  
乎稽我予觀今志挈綱以從理也而政弗舛也  
標制以示準也而吏弗迷也擿罅以道砭也而  
民弗病也而又峻體以懲駁也引義以彌濫也  
美哉核而潔辨而理盡而不贊辟之淘洗江山  
鎔范規制抉刷才賢金石典訓鑒鑒乎足垂炯

鑒也者乎是故全艱於兵防也而自要害之鄙  
全敝於甲征也而指竄弄之逕全毗於屯政也  
而發侵沒之機全病於徭禍也而引制禦之端  
則夫後之良牧立政紀殖民生固不必求之志  
之外也美哉公英練植風節先以名御史督學  
帝畿爲翰林爲官直乃出而於粵動引古誼雅孚  
士心披程振賈不遺餘力夫去華近而涉荒裔  
亹亹法紀了無芥蒂則公之識度也卓乎邈矣  
予何足以知之志凡爲緝七爲目五十有八成  
於歲己酉冬十一月刻於庚戌春二月總如干

萬言

安南定議

議照安南之事在定名位以繫人心急爭奪以正倫紀故順逆之情視宏灝之存亡而傳襲之典顧宏灝之真偽若於此一誤則後禍叵測阮敬之功罪莫明正中之去留難定也今既該兩廣海北左江守巡叅將等官節委知府王貞吉周允督備指揮卞爵孫文繡之審勘已詳又該各道節差目民褐天縫農昌閑均總旗林清等前後之體驗有據率稱宏灝見存轄內安輯原

賜勅印遵守無失又取具莫氏宗圖官目供結前來則莫宏灝為福海正妻潘氏所生嫡子似亦無疑相應照例奏

請承襲都統使職事俾得脩貢敬天以鎮撫群夷以脩復舊政夫敬典親屬阮敬舊臣當益勵忠勤以明非咎武氏潘氏擁護於中群族群目翊戴於下振軍門定亂之權伸

天朝固存之義再照阮敬之與莫正中等勢不竝存者也往利幼弱人懷窺伺疑釁既開阻兵怙亂故投訴軍門者乃自謂鋤逆追逐親目者

又藉口除叛權臣疆宗嫌怨深固今敦睦之意  
縱實而危疑之慮莫解夫宏灝孺子潘武婦人  
而敬典又依外親以圖內事者也權之所在雖  
疎猶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阮敬何心彼自疑  
畏倘動觸追讐之機則寔缺投生之望夫擴憤  
而來圖存莫氏或使駢首嬰禍莫保其身是雖  
後事之虞實闢今日之體所據莫正巾等去留  
機宜委應議處職等竊詳各夷之來略與投降  
夷人事例不同恐終難安置合無暫行招撫羈  
管待三數年後宏灝稍長宜有知識辟心擁戴

既固政權有歸遣之盡還本國或諭命復其爵  
土則義勢相持依憑有地是卒賴

朝廷之靈求為莫氏之慶吾不能虞其前能虞其  
後吾不得保其始得保其終矣

衰病乞休疏

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臣楊某謹  
奏為衰病不能供職懇乞休致事臣見年伍拾  
陸歲河南杞縣人由嘉靖捌年進士除授工部  
都水司主事歷陞刑部郎中江西按察司副使  
湖廣布政使司右叅政江西按察司按察使調

廣西按察司按察使陞今職臣本庸劣誤蒙朝廷收錄歷官貳拾年餘平生之心不念身家故事不避難官不擇地期少有樹立以報

國家作養之

恩以求不負天地生成之德但臣氣血素虛根本  
不固兼之調攝無術外邪易侵老痰鬱火為病  
交深臣愚不自知歷官以來夕藥晨粥酒堅心  
自理然年日益增血日益耗復失從治之宜幾  
成不起之證乃於本年參月拾參日盥櫛未加  
頭目眩暉忽不自持壹仆至地如夢復覺移時

乃赴見今心悸而不能止膝顫而不能行自骨以上如火而熱自股以下如冰而冷氣不通貫恐漸成關格猛自循省危在旦夕夫臣本不才

加之多病筋力日衰志慮日昏雖欲勉思報稱何以任事若復塊守一官苟圖荒飽輕負平生覲顏一世則虛糜歲月徒費藥物內疚身心無益疾病深為名義之累又何以逭曠疎之誅哉

伏望

陛下憫臣任職數年或有蒸蘿小忠徇馬微勞如蒙

勅下吏部查照近年外官因病乞休事例將臣放歸田里得以從容醫治別選賢能以充任使則臣雖抱疴林丘猶竊祿公朝也出處之分明始終之義全臣不勝感

恩祈望之至為此具本專差義男親齋謹具奏聞伏候

勅旨

敍贈廣西學憲與槐謝公陟河南少叅

庚戌歲春廣西督學與槐謝公敍遷河南少叅  
夏部檄乃來戒行此齋魏公摠臬事能文而顧

海

關庭筦庫樞揆非邪公風儀峻整有英鑒矯著  
風節予時時與論事輒見鋒旨峻發氣無盤錯  
而精識時機洞測幽微真愛國如渴者乎嗟難  
言哉先民之言曰雖爾身在外乃其心固不在  
王室公且將端委

廟堂摧奸鉏疆堂堂平折而不撓近乎古社稷之  
臣而河南者豈其地邪公天下之才也而天下  
之人知之予徵觀其用世之心如此如此用是  
以為贈言

蜀道紀行序

天下之道一學與仕而已二者常相爲用而不可偏廢楊之先有子雲伯起其人漢以後文學吏事言人人稱且遺恨其各自爲家焉而不能兼予亦恨不生同時與之上下其論也嘉靖丙申夏芻之國以獄訟於

天子詔讞之時簡

命者得二人楊子少室與焉或難之楊子抗然曰職也行之日某忽以憂去

天子以仁代仁難之楊子又抗然曰職也遂

陞辭而西舟車起止日相與俱凡所至有作有作  
輒紀之未常見其遽然出一言惰一行叩之若虛  
焉而不知其中之有也即之若溫焉而不知其介  
之厲也至之日迺爲忘形交詩文吏事日相就正  
予不敢以友事而子亦不自疑與之論文辟如富  
商大賈日售而不窮退而私服曰今之子雲也與  
之論事辟如中流砥柱日撼而不搖退而私服曰  
今之伯起也未嘗敢以語於人一日出斯錄以示  
予且感而嘆曰噫嘻吾胡爲乎來哉季杜之名家  
說者謂茲行助也在我二人顧子廼作而颺言曰

都此豈偶然之故哉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予  
小子仁共游大川吾子其龍乎微子吾魚矣明時  
之鼓舞友道之磨琢其所至豈止於此而已乎子  
茲行也對時適物感今懷古斯錄之紀不下百篇  
獨於謁伯起墓揖子雲亭二楊之作尤惓惓焉寧  
非尚論而無友之耶何李杜之有雖然子雲文士  
也伯起漢之夫子閣西之墓予不及吊而四知之  
軒銘越久矣太玄之亭又相與周旋焉真豈偶然  
之故哉遂爲序若斯錄詞調之高古性情之中正  
世必有能知之者予何言時嘉靖丁酉春正上元

吳郡伯剛  
顧存仁撰于西蜀子雲書院

書少室楊君蜀道紀行詩後

詩三百篇孔聖錄以爲經傳世無窮者謂其本倫  
綱該物理可以風教天下關繫者大也故作詩無  
所關繫雖工何益不作可也三百篇後作者代不  
乏人逮李唐尤以詩爲尚故作者益多終一世以  
詩名家者無慮數百人評者往往以軒漢魏親風  
雅獨歸諸杜工部子美無亦以其忠君愛國憂時  
憫事有關世道可以風教也耶我

明秋官郎中楊君次山嘉靖丙申秋奉

命使蜀自出都門以至錦江陟降涉歷餘數千里

總其餘咀倦極一有所觸皆發於詩凡其詩悉關於世惟時予亦以同事至得盡觀楊君諸體篇什不覺心醉神服而嘆曰子美之儔歟子美之儔歟時有客難予曰子美一代詩豪其詠歌固三百篇之遺也遠騁屈宋俯視揚馬曹劉沈謝元白而下難與爲伍楊君詩雖工豈若是班乎予應之曰子何厚古而薄今耶古今人一也聖天可希而同而況於詩乎予重愛夫楊君之詩者非獨格調音響典雅則不浮清健不腐超逸而不沉着有合於工部也其愛君思親念友懷鄉訪賢問舊尤爲惓惓大

率意趣所歸有關於倫綱不專於情景遠擬工部  
真興世而同符是不可以風不可以教乎予試誦  
楊君之詩當自知之數日難者復予曰小子取楊  
君詩健誦數過乃知前日之疑誠謬矣誠謬矣夫  
吾子言是也予又曰世稱子美詩可追風雅者指  
終身所造而言也楊君年纔強仕而一詩慕古疊  
疊焉屹屹焉其志不衰將來所作必有與三百篇  
並傳者豈獨可侔工部已乎此特以詩論耳楊君  
學純氣正而才高學純則不誘於私邪氣正則不  
撓於權勢才高則不困於劇繁異時樹立必有銘

連問之，不以爲信。又豈獨詩人風雅已乎？難者亦以爲信然。嘉靖丁酉仲春望日古瀆劉珂跋。